



① 杨依琳(下关二小) 摄影作品《奔向美好未来》
大理州群艺馆「春日之约」童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② 曹李沙(下关四小三年级) 硬笔书法《劳动伴成长》

③ 陈舒昂 南涧县南涧镇中心幼儿园 指导教师：查世丽
大理州第二十届少年儿童书信文化比赛活动幼儿绘画比赛二等奖作品

④ 杨瑾煜(下关一小) 油画作品《洱海边的小雏菊》
大理州群艺馆「2026年暑假大理州青少年」创艺课堂「公益培训暨「大理风华」青少年研学营活动」美术班作品



大理颜色
鸡冠刺桐

大理颜色

对此花我有两个疑问，一是花、是叶除了颜色傻傻分不清，二查閱相关资料得到，该植物为豆科刺桐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可在我眼前分明是几棵五六米高的“大树”？难道在大理她才真正活出了自我？这里的水、阳光真的有如此的魅力？

这是独属于大理春夏的热烈色彩，也恰好解答了我对花叶难辨的困惑。它的花是被高原烈日烘烤出来的猩红，浓烈滚烫，花瓣向外翻卷，如一簇簇小小的鸡冠，艳得坦荡直白。妙就妙在它花叶同出，新生的嫩叶并非纯粹翠绿，叶缘与叶面罩开淡淡的猩红，和花瓣的红色调子十分接近。饱经风雨的老叶沉淀成沉静油亮的墨绿，新旧叶片交错，猩红花朵穿插其间，红与浅红、墨绿彼此交织缠绕。远远望去，一团团红色叠在树冠之上，一时竟分辨不清，哪一部分是盛放的花，哪一部分是刚刚舒展的新叶。这也让我想起她到大理把花(紫薇)有几份相似：灰褐色树干带着细碎皮刺，沉厚质朴，稳稳托举住满树浓烈色彩，冷暖撞在一起，热烈却不显俗艳，是大理日照才能够淬炼出的浓烈色调。

行走在大理的街巷，便能看见这一番奇异的景致。别处资料记载它多为低矮灌丛，可在这里，它拔地生长为五六米的高大乔木，树冠舒展开阔。每到花期，一串串总状花序挺立在枝梢，万千红花层层叠叠向上舒展。晴日里，澄澈蓝天作背景，满树猩红灼灼燃烧，风穿过枝丫，花朵微微摇曳，泛红新叶与红花纠缠相拥，远远望去一片猩红如云，游人路过常会驻足凝望，分不清花与叶的边界。清晨，苍山吹来微凉的风，细碎花瓣随风零落，殷红花瓣铺在路面，正午阳光倾泻而下，花色浓烈到极致；待到日暮时分，落日余晖洒向树冠，火红又柔和成温润的赭红。它不生长在幽深庭院，多立在街边路旁，承接漫天阳光，自在舒展枝叶，把整条街巷都染上火一般的色泽。

一树鸡冠刺桐，藏着大理大地最朴素的生命哲思。书本上的归类，只是它在部分地域环境下呈现出的模样，却并非它生命全部的上限。在大理充足的日照、温润的水土滋养之下，它挣脱了「灌木」的既定标签，释放出潜藏的力量，长成挺拔的大树，真正活出生命本有的姿态。

世间草木的形态从不是一成不变，环境可以约束它，也可以成全它。它没有传统名花的清雅内敛，花开便尽情热烈，枝干生刺，自带一份傲骨，盛放于市井街头，不做供人把玩的庭中珍品。这也正是这片土地迷人之处：大理的山海从不拿固定标准框定万物，给草木充足的光与空间，让生命舒展原本的样貌。人亦同理，很多时候我们被书本、世俗的定义限定想象，可倘若遇见适合自己的天地，亦可打破固有印象肆意蓬勃，活成自己本该有的模样。这一树灼灼猩红便是大理赠予世间最生动的启示。

(何俊倬 文/图)

版式：何俊倬